

菲律宾珍宝之 谜

冥
广著



菲律宾珍宝之谜

寞 广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擅长潜水摄影的日本人小西良平，为营救遭菲律宾黑势力绑架的妹妹，被卷入一场珍宝争夺大战。这批珍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从东南亚各国掠夺来的，但究竟藏在何处，一直是个谜。为此，菲、日各派黑势力，包括菲前总统，都在苦心寻找，妄图独吞这批珍宝。他们相互间尔虞我诈，绑架暗杀，但这批珍宝到底落入谁的手中？故事围绕寻宝展开，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

菲律宾珍宝之谜

胡连荣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65千字 8.75印张 插页2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104-00313-4/I·101

定价 3.75元

目 录

第一章	黑色的使者	3
第二章	落入圈套	24
第三章	人质风波	47
第四章	将计就计	89
第五章	鲨海血影	109
第六章	避坑落井	132
第七章	会飞的“杀手”	148
第八章	“屠龙号”之谜	168
第九章	池底奇洞	189
第十章	水落石出	227
第十一章	归真反璞	261

主要人物表

小西洋子：日本应届女大学毕业生。

菊池节子：洋子的学友。

小西良平：著名潜水摄影师，洋子的哥哥。

拉莫斯：菲律宾籍日本人，即森口克弘。二次大战期间日本驻菲使馆武官之子。

小川圣子：二次大战期间日驻菲大使大官章夫之女。

吉娜：马尼拉M饭店服务台收款员。

杰恩：马尼拉M饭店面包房司机，真名莫斯科、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黑蝎组”的队长。

吉西：拉莫斯的妻子、吉娜的姐姐。

莫泰：拉莫斯之弟，即森口克美。

渔民何塞：菲律宾籍日本人，即金子春夫。原大官大使的部下。

金子春次：金子春夫之弟，马尼拉贫民区的“圣诞老人”，日本镰仓某建筑株式会社社长。

卡洛斯·哈西顿：战时菲律宾总统、菲日友协会长、吉娜之祖父。

阿尔格姆：菲律宾总统。

圣·孔策：菲律宾籍日本人、菲律宾飞机制造业巨头。原名土持哲郎、战时马尼拉·里巴机场日空军司令。

何塞·理查德：即大官章夫、菲律宾重工业巨头、小川圣子生父。

阿吉里奥：阿尔格姆集团的秘密组织“美洲豹”的队长。

福本：前日本政府工商大臣、日本财界的黑幕人物。

胖子：马尼拉黑社会头目。

旦尼：菲律宾在野党领袖。

第一章 黑色的使者

3月31日，坐落于马尼拉罗哈斯大街的A航空公司办事处大厅里，小西洋子和女友菊池节子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售票口仅有的两名女职员，焦急地等待着今晚12点马尼拉—东京的A航03航班的退票。无论如何要搭这一班赶回日本，因为明天要参加T商社的新职员入社仪式。洋子闯过聘用率只有20:1的竞争难关，被这家商社正式聘用了。她唯一的亲人哥哥良平送给她一张为期两周的新加坡、马尼拉旅游机票，作为礼物以示祝贺。洋子邀大学时的女友节子同行，预定在新加坡玩4天，马尼拉玩3天，然后于入社仪式两天前的30日返回东京。新加坡到马尼拉的机票座号很容易就预约到了。她们到新加坡、马尼拉都是首先预约好机票座号才去游玩。如果到了30日仍订不到座位，也还有时间去争取，所以，就听任了30日对座号预约的确认。原以为到机场能遇上退票的，可到了那里，情况完全出乎意料，等退票的有几十人，退票却一张也没有。月末赶回日本去参加4月分新生入学、新职员入社仪式的乘客特别多。

洋子早7点起床，饭也没吃就赶到了A航办事处。争

取排在等票队伍的头一名。于是，在办事处上班两小时之前，她就坐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喂，今天如有退票，头一张就给你。”来上班的办事处女职员满怀同情地告诉她。

电话铃声响了。洋子和后赶来的节子马上竖起了耳朵，是不是退票的电话啊？操起电话的女职员不无遗憾地望着洋子这边，摇了摇手中的笔。“对不起哥哥了！”洋子眼前浮现出哥哥慈祥的脸庞。对洋子这次入选合格，哥哥是最高兴的。良平20岁、洋子13岁那年他们的父母双双去世，当时良平大学三年级，洋子读初二，良平毅然辍学，在一个前届校友经营的小广告公司里供职，工作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后来把洋子从家乡盛冈接到了东京，供她读了高中、大学。对于洋子来说，哥哥胜似慈父，这次就职于T商社，终于可以报答哥哥的养育之恩了。一想到这些，洋子心里就愈难平静，如果最终仍搞不到退票，哪怕藏在飞机上的什么地方也一定要赶回东京。报纸上曾报道过，某男子藏在飞机起落架里偷偷出境。现在，洋子正同那个男子的心境一样，何况自己又有往返机票呢。

“对不起，请问一下，您是不是在等去东京机票的座号啊？”

突然，身旁传来日语讲话声，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微笑地盯着洋子问道。对马尼拉这个东南亚最动乱的城市，她虽然早有耳闻，可如今，整个心思全放在回东京这件事上了。

“有去东京的座号吗？”

洋子像溺水中捞到救命稻草一样，径直迎了过去。

“手上有一万日元吗？”

男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条件。这家伙是个倒票的。想到这里洋子心中尚存的些许疑虑便不由地打消了。今晚能从马尼拉起飞，就赶得上明天的人社仪式，一万日元能换来个顺顺当当，洋子心中不免一阵喜悦。

“当然有。”

“那么就跟我来吧！”男子站起来说。

售票口的女职员见洋子和一个男子在用日语交谈，以为他们是熟人，丝毫没有怀疑。

“我跟他去一下。”洋子对节子说。

“洋子，这合适吗？”节子瞥了男子一眼，做了个眼色说。

“不要紧的，他是日本人。我马上就回来，你继续等在这里。”

洋子把节子留在办事处，自己跟着那男子出去了。与里面的空调环境不同，跨出门外就投入了南洋热烘烘的气浪中，身上立刻渗出了汗水。马尼拉已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那个男子招手叫来了出租车。

“还要坐的士吗？”原以为退这一班机票的乘客就在附近，可现在居然要坐的士去取票，这就使洋子心中泛起一阵不安。

“喂，请上车吧，小西小姐。你不是急着要回东京吗？”

男子钻进车里招呼洋子。洋子禁不住“座号”的诱惑，钻进了出租车，没注意到一个陌生人竟然叫出了自己

的姓名。出租车沿马尼拉湾的岸边公路跑了十几分钟，仍未见减速的迹象，洋子心中的不安更深了一层。

“这到底是去哪儿啊？我不要座号了，快送我回去吧。”

洋子央求那男子，而那男子却没听见似地与司机聊天，讲的既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很像普通马尼拉市民讲的泰加洛语，那男子讲得相当流畅。“这家伙不是日本人。”可是在A航办事处大厅里他一口地道的日语啊，为此洋子才把他当作了日本人。而现在他讲的话和那个当地人司机的泰加洛语完全一样。男子从裤袋里掏出150比索（合1700日元）递给了司机。洋子看在眼里，这才悟出他们的谈话中有对自己的某种不良企图。

“司机先生，请停一下！”

洋子喊着，欠起身抓住了前面司机的手腕。被突然抓住了手腕的司机，慌乱中踩下了刹车，随着轮胎磨擦路面发出的一声尖啸，出租车偏转过半个车身停了下来。洋子扑向车门把手，正要推门冲出去，嘴被那男子一只握着白药棉的手捂住了。一股强烈的异味散发出来，洋子拼命推那只手，可是，不一会儿，双手便丝毫用不上力，滑了下去。洋子被脑后袭来的阵阵阴冷气包容了进去。

良平来到东京成田机场的地下停车场。他是赶来接妹妹洋子的，看看手表，已是凌晨4点，从马尼拉起飞的A航03航班应该在早5点抵达。30日晚上洋子来电话说，座号没拿到，只能等31日夜里的航班了。昨天洋子没来电话，

良平便以为她已按预定的那样搞到了座号。在洋子旅行期间，良平已经为她做好了参加入社仪式穿的套服，现在就放在后面车座上，万一飞机晚点，就让妹妹在机场换上它，以便及时赶到丸之内^①的T商社去参加为她们新社员举行的入社仪式。良平失去双亲以后，一个人带着妹妹挣扎在严酷艰辛的世事中，他抵挡着全部凄风苦雨，落到妹妹身上的仅仅是溅到哥哥这把保护伞下的星星点点。这种区别明显表现在兄妹二人身上，洋子是个很倔强的姑娘，然而，她无从领略哥哥饱尝的人际间阴柔害物之苦。

早上6点，乘03航班到达的旅客通过海关检查来到了大厅。良平从停车场直奔大厅去迎接洋子，可一直未见她身影，不是去了厕所吧？良平耐着性子等待，几次到海关出口、取行李处观望。眼前已经换了一批其他航班的旅客。他从问讯处打听到A航马尼拉起飞的下一个航班的到达时间是下午4点钟，于是立刻往停车场跑去，准备先去T商社替妹妹请假，如果不参加入社仪式，入社资格就要被取消。一路上高峰时间的车辆非常拥挤，赶到T商社已经是8点10分了。

“我想见一下负责今天新职员入社工作的人事科的先生。”

良平对传达室值班员说。

“人事科长正在参加新职员的人社仪式。您有什么

① 丸之内：东京一条商社较集中的著名街道。

事？”

值班员脸上露出一副戒备的神色，态度冷淡地说。似乎在面对另一个世界的来访者。

“我是贵公司今天入社的新职员小西洋子的哥哥，我妹妹因遇到意外事故不能来参加入社仪式，我特来报告一下。”

“请在那边等一下，散会以后再说吧。”

值班员指着大厅里的椅子说。

30分钟后，良平被带到会客室。一个戴金边眼镜的40岁左右男子走了进来：“我是代理人事科长山田。您有什么事？”

良平把妹妹洋子去旅行，在马尼拉没订到回东京的机票座号，误了今天的人社仪式这一过程简单地解释了一下，恳求保留妹妹的人社资格。

“您的妹妹去旅行也好，在马尼拉订不上返程座号也好，回国受阻是她的事，与我公司概无关系。小西洋子小姐没能参加刚才的人社仪式，入社资格也就即时取消了，她与我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不要再提额外要求。我还有事要去处理，再见。”

说着，代理人事科长起身，不屑一顾地走开了。

良平没想到面前这个流着自己同种血液的男子竟然这样冷淡，不禁大失所望。当今的大企业都是计算机处理业务，可是操纵它们的人居然也和那些机器一样冰冷无情吗？良平心中涌起一股无处排遣的愤懑。妹妹失去这种公

司的工作倒也是好事。良平自寻宽慰地想着，向门口的外来车辆停车场上自己的车子走去。他拉开车门正要坐进去，不由地把车重新打量了一番，莫非眼前不是自己的车？后座上坐着两个陌生人。

“没得您允许，对不起了，小西先生。”其中一个男子清楚地叫着他的名字。

“你们干什么偷偷钻进别人的车里？”确信是自己那部车后，良平气愤地责怪道。

“正因为如此才道歉的呀。”男子说道，却不肯出来。

良平讨厌这种不要脸的蛮横家伙，可又觉得来者不善。

“那么就给我出来吧！这是我的车，我不愿让你们坐在这里。”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良平也不想做丝毫退让，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有把握的。双亲下世以后，良平大学中途辍学去打零工，靠自己一双手把妹妹供到大学毕业。那期间在工棚里他曾经几次押上性命与那帮纹身的壮工格斗，练过几下拳脚功夫。良平打开后车门赶两个陌生人出去，可两个家伙若无其事地目视着前方毫无反应。

“再不出来我可要动手啦！”

说着，良平揪住了其中一个男子的衣领。那人不动声色地抓住良平的手腕，良平顿时被解除了腕力。这是一种很在行的反擒技法。

“别激动，冷静些听我告诉你，是关于你正担心的你妹妹的事。”

“洋子！你们跟洋子有什么关系？”

良平脸色一变，目光与那男子对视到一起。那男子依然毫无表情地端坐未动。

“你妹妹在马尼拉被人绑架了。”男子冷漠地说。

“妹妹被绑架？你胡扯些什么！你有什么根据？”

“不信可以回你们公司或者到卖给你机票那家旅行社去问问嘛。”

说完，男子放开良平的手，下了车。另一个也跟了下来：“今晚6点，我给你公司去电话。”说着钻进了停在近旁的一辆黑色“奔驰”。

良平给洋子买机票的那家旅行社与他的公司同在赤坂7丁目赤坂大厦的4层。

“小西先生，您到哪儿去了啊？”

良平推开公司办公室的门，早已等在那里的女职员伊藤从桌前站了起来，说话时脸色都变了。

“果然确有其事啊。”良平这才感到T商社前那个陌生男子的一番话并不是信口胡说的。

“刚才洋子的朋友菊池小姐来了电话，说昨天她们在A航马尼拉办事处等退票时，洋子被一个言称退票的像是日本人的男子带走了，到现在仍没有下落。”

“那个像日本人的男子是谁啊？”

“她说根本不认识。”

“你等一下，我到旁边的旅行社去一趟。”

来到走廊，良平敲了敲对面旅行社办公室的门，不等里面应声就推门走了进去。可是并没有洋子的消息。

“我急需一张去马尼拉的机票。”

良平向小林社长请求道。这个小林说是社长，而实际上手下只有两名职员。洋子这次去东南亚旅行的机票就是他为祝贺妹妹找到工作主动送来的。

“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明早6点起飞的P航03航班。”

“多谢你帮助。”

良平对小林的关照非常高兴，与其听那些不足凭信的电话，倒不如亲自去一趟更为稳妥。

良平返回公司，一进工作间，同事们都围了过来。艺术摄影的尾田、专栏作家须贺、搞装潢设计的两个人以及拷贝、摄影助手各一人，此外还有一个办事员。就是这么8个人组成了一个宣传广告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以良平摄影师为首，艺术摄影师尾田、专栏作家须贺这三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专家。公司就由他们三人合作经营，用户虽不多，但在广告世界颇负盛名。

“情况不妙，我明天要去马尼拉，找到妹妹再回来。家里的工作就拜托你们了。”良平看了看尾田、须贺。

“公司的事就不必担心了，可是绑架你妹妹的那帮人目的是什么呢？”作家须贺摇着头说道。

“是用钱吧。听说马尼拉物价飞涨，市民生活很困难，连管治安的警察也参与这种坏事呢！”

“如果是为了钱的话，他们会不会把你妹妹卖到什么

地方去啊。”须贺的助手担心地说。

“别说那种晦气的话！”须贺看看良平，对助手斥责道。

“可是妹妹被绑架的事东京怎么会有人知道呢？”想起在T商社门前遇到那两个来历不明的人，良平自语道。

晚上6点，在T商社门前见到那个男子准时打来了电话。

“关于你妹妹的事，有话要告诉你，你马上来一下。”对方开门见山地亮开了话题。

“你现在在哪儿？”

“就在你们公司楼门对面的法秋咖啡店。”

“什么，法秋？”良平不由凭窗俯视了一眼对面大楼一层的那家咖啡店。

“谁来的电话？”尾田和须贺凑了过来，看良平的神态已知道打来的电话非同寻常。

“就是我提到的那个家伙，他正在对面那个‘法秋’等我。”

“追到家门口来啦！”

“我这就去一下。”良平捂住话筒说，“请在那等我。”可对方没等他回答，已经挂断了电话。

良平从衣架上取下西装，穿在身上。

“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尾田、须贺跃跃欲试地。

“不，我自己去，不要紧的。先看看他们有什么企图再打主意。”

谢绝要同他前去的尾田、须贺二人，良平推门出去了。

“你的公司占了间很不错的大厦啊！”

邀良平出来那个男子把他让进座位，看着赤坂大厦说。

“这与你无关，还是谈正事吧。”

“还是这么固执。好吧，我们也想把这事尽快定下来。”

对方好像在试探良平的反应，打住了话头接着又说：

“我们可以帮你救出你的妹妹，为此你也得为我们办件事。”

“我帮你们？”良平不解地反问一句。

“是的。如果你答应下来，我们就有办法平安地救出你的妹妹。”

“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么你妹妹恐怕就再也回不了日本了。”

“要胁迫我吗？”

“不，我讲的都是实话。你大概还不知道马尼拉的恐怖活动吧？我们和马尼拉的黑社会有联系，稍活动一下就能把你妹妹救出来。”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去潜海。作为潜水摄影大师，我们想借助你这一特长。”

“潜海去干什么？”

“去找一艘二次大战时沉没在菲律宾锡布延海的军舰——武藏舰。”

“武藏？找它干什么？”